

醒世恒言

千仞怪石
白洞一
仙泉
流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顛狂彌勒到明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有箇萬萬貫的財主員外姓張排行第一雙名俊卿這箇員外冬眠紅錦帳夏臥碧紗厨兩行珠翠引一對美人扶家中有赤金白銀斑點玳瑁錦輪珍珠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門首一壁開箇金銀鋪一壁開所質庫他那爹爹大張員外方死不多時只有媽媽在堂張員外好善人叫

星史曰言 休
他做張佛子，忽一日在門首觀看，見一箇和尚打扮，非常，但見

雙眉垂雪，橫眼碧波，衣披烈火，七幅鐵綃，杖拄降魔九環錫杖。若非圓寂光中客，定是楞嚴峯頂人。那和尚走至面前，道員外拜揖。員外還禮，畢只見和尚袖中取出箇疏頭來，上面寫道：竹林寺特來抄化五百香羅木。員外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從小只見說竹林寺，那曾見有？况菴這香羅木，是我爹在日許下願心，要往東峯岱岳蓋嘉寧大殿，尚未答還。員外便對和尚道：此是我先人在日許下願心，不敢動着。

若是吾師要別物，但請法旨。和尚道：若員外不肯捨，施貧僧到曉自教人取。說罷轉身。員外道：這和尚莫是風。天色漸晚，員外喫了三五盃酒，却待去睡，只見當值的來報：員外禍事。家中後園火發，燒殺員外。走來時，只見焰焰地燒着，去那火光之中，見那早來和尚將着百十人都長七八尺，不類人形，盡數搬這香羅板去。員外趕上看時，火光頓息。和尚和衆人都不見了。再來園中一看，不見了那五百片香羅木，枯炭也沒些箇。却是作恠我爹爹許下願心，却如何好。一夜不眠，但見

玉漏聲殘金烏影吐，
曉雞三唱喚佳人。
傳粉施珠，寶馬頻嘶，
催行客爭名奪利。
幾片曉霞飛海嶠，
一輪紅日上扶桑。

員外起來洗漱罷，去家堂神道前燒了香，向堂前請見媽媽，把昨夜事說了一遍。道：「三月二十八日，却如何上得東峯岱岳，與爹爹答還心願？」媽媽道：「我兒休煩惱，到這日却又理會。」員外見說，辭了媽媽，還去金銀鋪中坐地，却是二月半天氣，正是

金勒馬嘶芳艸地

玉樓人醉杏花天

只聽得街上鑼聲响，一箇小節級，同箇茶酒，把着圓

書來請張員外團社，原來大張員外在日，起這箇社，會朋友十人，近來死了一兩人，不成社會，如今這幾位小員外學前輩做作，約十箇朋友起社，却是二月半，便來團社。員外道：「我去不得，要與爹還願時，又不見了香羅木，如何去得？」那人道：「若少了員外一箇，便拆散了社會。」員外與決不下，去堂前請見媽媽，告知衆員外，請兒團社，緣沒了香羅木，與爹還願，兒不敢去。媽媽執手把着錦袋，說向兒子道：「我這一件寶物，是你爹爹泛海外得來的無價之寶，我兄將此物與爹爹還願心。」員外接得，打開錦袋，紅紙包着，時却

是一箇玉結連絲環。員外謝了媽媽。留了請耆。圓了社。安排上廟。那九箇員外也。准備行李。隨行人從。不在話下。却說張員外。打扮得一似軍官。

裹四方大烏巾。頭巾帶一雙撲獸圖金環。着西川錦紵絲袍。繫一條乾紅大圍腰。揷一把玉靶壓衣刀。穿一雙粉靴。

員外同幾箇社友。離了家中。迤迤邐邐前去。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到得東京。就客店歇了。至日十箇員外。都上廟來燒香。各自答還心願。員外便把玉結連絲環。拾入靖靈公殿內。還願都了。別無甚事。便在

廊下看社火酌獻這幾箇都是後生家來與去遊山
員外在後徐徐而行但見

山明水秀風軟雲閒一巖風景如屏滿目松筠似
畫輕烟淡淡數聲啼鳥落花天麗日融融是處綠
楊芳艸地

員外自覺腳力疲困却教衆員外先行自己走到一
箇亭子上歇脚只聽得斧鑿之聲看時見一所作場
竹笆夾着望那裏面時都是七八尺來長大溪做生
活忽地鑿出一片木屑來員外拾起看時正是園中
的香羅木認得是爹爹花押疑惟之間只見一箇行

者闍毘門來面前相揖道長老法旨請員外尋到山
門獻茶員外入那毘門中一似身登月殿步入蓮池
但見

三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箇金剛
形勇猛觀音位接水陸臺寶蓋相隨見千林

員外到得寺中只見一箇和尚出來相揖道外日深
荷了辦緣事今日幸得員外至此請過方丈獻茶員
外遠觀不審近睹分明正是向日化香羅木杓和尚
只得應道日昨多感吾師過訪接待不及和尚同至
方丈叙禮分賓主坐定烹茶喫罷不曾說得一句話

只見黃巾力士走至面前。暴雷也似聲。箇喏告我師。
炳靈公相見。說得員外神魂蕩漾。口中不語。心下思。
量。炳靈公是東岳神道。如何來這裏相見。那和尚便。
請員外屏風後少待。貧僧斷了此事。却與員外少叙。
員外領法旨。潛身去屏風後立地看時。見十數箇黃。
巾力士。隨着一箇神道人來。但見

肩單眼細。貌美神清。身披紅錦袈裟袍。腰繫藍田。
白玉帶。簪簇金鬪子。着側面絲鞋。

員外仔細看時。與岳廟塑的一般。只見和尚下階相。
揖。禮畢。便問昨夜公事如何。炳靈公道。此人直不肯。

將軍公
感堂行
不加

認做諸侯。只要做三年天子。和尚道。直恁得教押
過來。只見幾箇力士。押着一大漢。約長人尺。露出滿
身花繡。至方丈。和尚使道教你做諸侯。有何不可。那
要國王爭帝。好打道。不了。黃巾力士。撲翻長漢在地。
打得幾杖子。那漢長嘆一聲道。休休。不肯還我三年
天子。胡亂認做諸侯。罷黃巾力士。即將把過文字。安
在面前。教他押了花字。便放他去。烟雪公捧身道甚
勞吾師心力。相辭別去。和尚便請員外出來坐定。和
尚道。山門無可見意。畧備水酒三盃。少延清話。員外
道。深感吾師見愛。道罷。酒至。兩前。喚一裁孟。便教收。

過一壁和尚道員外可同往山後間遊員外道謹領
法旨二人同至山中間走但見

奇峯聳翠佳木交陰千層怪石惹閒雲一道飛泉
垂素練萬山橫碧落一柱入丹霄

員外觀看之間喜不自勝便問和尚此處峭壁直恁
險峻和尚道未爲險峻請員外看這路水員外低頭
看時被和尚推下去員外喫一驚却在亭子上時時
來道作怪欲道是夢來口中酒香道不是夢來却又
不見踪跡正疑惑間只見衆員外走來道員外你却
怎地不來獨自在這裏打時時却員外道賤體有些

不自在，有失陪步得罪得罪，也不說夢中之事。家員外遊山都了，離不得買些人事，整理行裝，廝趕歸來。單說張員外到家，親降都來遠接，與員外洗拂，見了媽媽，歡喜不盡。只見

四時光景急如梭

一歲光陰如撚指

却早臘月初頭，但見北風凜冽，瑞雪紛紛，有一隻鷓鴣鳴天，詞爲証：

凜冽嚴凝霧氣昏，空中瑞雪降紛紛。
須臾四野難分別，頃刻山河不見痕。
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崑崙。
若還下到三更後，直要填平玉帝門。

員外看見雪那大，便教人開倉庫，散些錢米與窮漢。且說一箇人在客店中，被店小二埋怨道：「若大箇漢，沒些運智，這早晚兀自不起。今日又是兩箇月不還房錢，哥哥你起休，那人長嘆一聲，苦苦小二哥莫依。我也是沒計，奈何店小二道：「今日前巷張員外散食，你可討些湯洗了頭臉，胡亂討得些錢來，且做盤纏。我又不指望你的。那人道：「罪過你，便去帶了那頂搭扳頭巾，身上披着破衣服，露着腿，赤着腳，離了客店，迎着風雪，走到張員外宅前，事有關巧，物有故然，都來得遲些，都散了。這箇人走至宅前，見門公唱箇喏。

聞知宅上散食門公道都不早來都散了那人穩得
叫薛苦匠然倒地員外在園中看見即時教人扶起
頃刻之間三魂再至七魄重來員外仔細看時只一
驚這人正是亭子上夢中見的却恁地模樣便問那
漢你是那裏人姓甚名誰見在那裏住那人又着手
告員外小人是鄧州奉軍軍大戶財主人家孩兒父
母早喪流落此間見在宅後王婆店中安歇姓鄭名
信員外即時討幾件舊衣服與他討些飯食請他喫
罷便問你會甚手藝那人道畧會些書篆員外見說
把些錢物與他運了店中便教留他見他會書篆又

似夢中見的一般，便教他在宅中做主管。那人却伶俐，在宅中小心向前。員外甚是敬重，便做心腹人。又過幾時，但見時光如箭，日月如梭，不覺又是二月半間。那衆員外便商量來請張員外同去出郊。一則園社，二則賞春。那幾箇員外，隔夜點了妓弟一家，帶着一箇尋常間來往說得着行首，知得張員外有孝伯。他不肯帶妓女，先請他一箇得意的表子在那裏。張員外不知是計，走到花園中，見了幾箇行首，罵叫了。只見衆中走出一箇行首來，他是兩京詩酒客，烟花杖子頭。喚做王倩，却是張員外說得着的頂老。員外

見了，却待要走，被王倩一把扯住道：「員外，以肩台還一向踈失，員外道：『深荷姐姐厚意，緣先父亡去，特服在身，恐外人見之，深爲不孝。』便轉身來辭衆員外道：『後解荷諸兄見愛，偶賤體不快，坐待不及，先此告辭。』那衆員外和王倩再三相留，員外不得已，只得就席和王行首並坐。衆員外身邊一家一箇妓女，便教盛頓酒來，正喫得半酣，只見走一箇人入來，如何打扮：裹一頂藍青頭巾，帶一對撲圖金環，着兩上領白綾子衫，腰繫乾紅絨線絛，下着多耳麻鞋，手中攜着一箇藍兒。

這人走至面前放下籃兒，叉着手唱二箇喏。衆員外道：「有何話說？」只見那漢就籃內取出砧刀，借箇盤子，把塊牛肉來切得幾片，安在盤裏，便來衆員外面前道：「得知衆員外在此喫酒，特來送一勸。」道罷，安在面前，唱箇喏，便去。張員外看了暗暗叫苦道：「我被那厮詐害幾遭了。」元來那厮是東京破落戶，姓夏，名德，有一箇譚名，叫做扯騷。先年曾有箇妹子，嫁在老張員外身邊，爲爭口閒氣，一條繩縊死了。夏德將此人命爲繇，屢次上門嚇詐。在小張員外手裏也詐過一二次。衆員外道：「不須憂慮，他只是計些賞賜，我們自

喫酒道不了那廝立在面前道今日夏德有采道際這一會員外衆人道各支二兩銀子與他討至張員外面前員外道依例支二兩那廝看着張員外道員外依例不得別的員外二兩你却要二百兩張員外道我比別的加倍也只四兩如何要二百兩夏德道別的員外沒甚事你却有此瓜葛莫待我說出來不好看張員外被他直詐到二十兩衆員外道也好了那廝道看衆員外面也罷只求便賜張員外道沒在此間把批子去我宅中質庫內討夏扯驢得了批子唱個喏便出圍門一逕來張員外質庫裏揭起青布

簾兒走入去唱箇喏衆人還了禮未發跡的貴人問道贖典還是解錢夏扯驢道不贖不解員外有批在此教支二十兩銀鄭信便問員外買你甚麼支許多銀那廝道買我牛肉喫鄭信道員外直喫得許多牛肉夏扯驢道主管莫問只照批子付與我兩箇說來說去一聲高似一聲這鄭信只是不肯付與他將了二十兩銀子在手道夏扯驢我說與你銀子已在此了，我同到花園中去見員外若是當面分付得有話我便與你夏扯驢罵道打脊客作兒員外與我銀子于你甚事却要你作難便與你去見員外這批子

金瓶梅
卷之二十一
鄭信不平

頂不是假的。這鄭信和夏扯驢一逕到花園中見衆
員外在亭子上喫酒。進前唱箇喏。張員外見鄭信來
便道：「主管沒甚事。」鄭信道：「履使頭蒙台批支二十兩
銀。如今自把來取台旨。」張員外道：「這廝是箇破落戶。
把與他去罷。」夏扯驢就來鄭信手中搶那銀子。鄭信
那肯與他。便對夏扯驢道：「銀子在這裏。」員外教把與
你我。却不肯你倚着東京破落戶要平白地騙人錢。
財。別的怕你我。鄭信不怕你。就衆員外面前與你比。
試你打得我過。便把銀子與你打。我不過教你許多。
時聲名。一旦都休。夏扯驢聽得說表好沒興。與這客

作欺負鄭信道莫說你強我會這裏且是寬和你賭箇勝負鄭信脫膊下來衆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才出衆那堪滿體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劍右臂上五鬼擒龍臂前一搭御屏風脊背上巴山龍出水夏扯鹽也脫膊下來衆人打一看時那廝身上刺着的是木拐弟子黃胖兒忍字當下兩箇在花園中廝打賭箇輸贏這鄭信拿到手起去太陽上打箇正看夏扯鹽撲的倒地登時身故謊得衆員外和妓弟都走了即時便有做公的圍住鄭信拍着手道我是鄭州泰寧軍人見今在張員外宅中做主管夏扯鹽來騙我主人

我拳手重，打殺了他，不干他人之事。便把條索子縛我去。衆人見說道：「好漢子，與我東京除了一害，也不到得償命，難不得解到開封府，押下兒身封是這鄉信一發都招認了，下獄定罪。」張員外在府裏使錢救好看，他指望遷延等天恩大赦，不在話下。忽一日開封府大尹出城謁廟，正行轎之間，只見路傍一口古井，黑氣冲天而起。大尹便教住轎看了，道：「惟哉！便去廟中燒了香，回到府，不入衙中，便教客將諸康官來。不多時，衆官皆至，相見茶湯已畢。大尹便道：「今日出城謁廟，路傍見一口古井，其中黑氣冲天，不知有何

私解

不省人
以目不見

妖怪衆官無人敢應只有通判起身道：「小官愚見要知井中怪物何不具奏朝廷照會？」將兄在牢中該死罪人教他下井去看驗的實，必知休咎。大尹依言卽具奏朝廷，便指揮獄中揀選當死罪人下井要看仔細。大尹和衆人到地頭，押過罪人把籃盛了，用篋轆放將下。只聽鈴响上來看時，止有骨頭一箇下去一箇處，二人下去一雙亡，似此壞了數十人，獄中受了張員外囑托也要藏匿。鄭信大尹台旨教獄中但有罪人都要押來，却藏匿。鄭信不得只得押來大尹教他下井去。鄭信道：「下去不辭，願乞五件物。」大尹

間要甚五件。鄭信道要討頭盔、衣甲和靴劍一口、一斗酒、二觔肉、炊餅之類。大尹即時教依他所要，一一將至面前。鄭信唱了喏，把酒肉和炊餅喫了，披掛衣甲，仗了劍。衆人喝聲采，但見

頭盔似雪衣甲如銀，穿一韜抹綠皂靴。手仗七星寶劍。

鄭信打扮了，坐在籃中，轎檻放將下去。鈴響，轎上來。看時，不見了鄭信。那井中黑氣也便不起。大尹再教放下籃去取時，杳無踪跡。一似石沉大海，線斷風竿。大尹和衆官等候多時，且各自回衙去。却說未發跡。

變奉國家節度使鄭信到得井底便走出籃中仗劍在手去井中一壁立地初下來時便黑在下多時却明鄭信低頭看時見一壁廂一箇水口却好容得身挨身入去行不多幾步擡頭看時但見

山嶺相連煙霞繚繞芳艸長茸茸嫩綠巖花噴噴馥馥清香蒼崖巖罅長青松曲澗涓涓流細水

鄭信正行之間悶悶不已知道此處是那裏又没人煙日中前後去松陰竹影稀處望時只見飛簷碧瓦棟宇軒窓想有幽人居止遂登危歷險尋徑而往只聞流水松聲步履之下潺潺林麓兩分巒峯四合但

見

溪流水曲風靜雲閒青松鎖碧瓦朱甍修竹映階
簷玉砌樓臺高敞院宇深沉若非王者之宮必是
神仙之府

鄭信見這一所宮殿便去宮前立地多時更無一人
出入擡頭看時只見門上一面硃紅牌金字寫着日
霞之殿裏面寂寥杳無人跡仗劍直入宮門走到殿
內只見一箇女子枕着件物事躬躬地裸體而臥但
見

蘭柔柳困玉弱花羞似楊妃出浴樽香衾如西子

心疼款玉枕、柳眉款翠挑、臉凝紅、却是西園芍藥倚朱欄、南海觀音初入定。

鄭信見了女子，這却是此恠，便悄悄地把隻手襯着那女子，拿了枕頭的物事，又輕輕放下女子頭，走出外面看時，却是箇乾紅色皮袋，鄭信不解其故，把這件物事，去花樹下，將劍掘箇坑埋了，又回身仗劍，再入殿中，看着那女子，盡力一喝，道起只見那女子閃開那嬌滴滴眼兒，荒忙把萬種妖嬈，說做一團回頭道：「鄭郎，你來也。」安守空房，等你多時，妾與你五百年前姻眷，今日得見你，那女子初時待要變出本相，却

被鄭信偷了他的神通物事只得將錯就錯若是生
得不好時把來一劍刺了却見他如花似玉不覺心
動便問女子孰氏女子道丈夫你可放下手中寶劍
脫了衣甲我和你少叙綢繆但見

暮雲籠帝樹薄露罩池塘雙雙粉蝶宿芳叢對對
黃鸝棲翠柳畫梁悄悄珠簾放下燕歸來小院沉
沉繡被薰香人欲睡屋定子規啼玉樹月移花影
上紗窓

女子便叫青衣安排酒來頃刻之間酒至而前百味
珍羞俱備飲至數盃酒已半酣女子道今日天與之

準得見丈夫盡醉方休。鄭信推辭。女子道。妾與鄭郎是五百年前姻眷。今日豈可推托。又喫了多時。乃令青衣收過盃盤。兩箇同携素手。共入蘭房。正是

綃帳低垂。羅衾漫展。兩情歡會。共訴海誓山盟。二意和諧。多少雲情雨意。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合歡帶。

到得天明。女子起來道。丈夫夜來淡荷見憐。鄭信道。淡感娘娘見愛。未知孰氏。恐另日相見。卽當報答。演思女子道。妾乃日霞仙子。我與丈夫盡老百年。何有思歸之意。這兩口兒同行竝坐。暮樂朝歡。忽一日那

女子對鄭信道丈夫你耐靜則箇我出去便歸鄭信
道到那裏去女子道我今日去赶上界嶠燒宴便歸
留下青衣相伴如要酒食炭便指桶有件事囑付丈
夫切不可去後宮遊戲若還去時利害非輕那女子
分付了暫別兩箇青衣伏侍鄭信獨自無聊遂令安
排幾盃酒消遣思量却似一場春夢留落在此適來
我妻分付莫去後宮想必另有景致不交我去我再
試探則箇遂移步出門迤邐奔後宮來打一看又是
一箇去處一箇宮門到得裏面一箇大勝金書牌額
月華之殿正看之間忽得鞋履聲響鄧步鳴語笑喧

之聲只見一簇青木樓着一箇仙女出來生得

盈盈玉貌楚楚梅桂口點櫻桃眉舒柳葉輕疊烏雲之髮風消雪白之肌不鏡照水芙蓉恐是凌波菡萏一塵不染百媚俱生

鄭信見了喜不自勝只見那女子便道好也何處不尋甚處不覓元來我丈夫只在此間不問事跡便把鄭信簇擁將去叫道丈夫你來也妾守空房等你久矣鄭信道娘錯認了我自有渾家在前殿那女子不辭分說簇擁到殿上便教安排酒來那女子和鄭信飲了數盃二人携手入房向鴛幃之中成夫婦之

禮頃刻間雲收雨散整衣而起只見青衣來報前殿
日霞娘娘來見這女子慌忙藏鄭信不及日霞仙子
走至面前道丈夫你却走來這裏則甚便拖住鄭信
臂膊將歸前殿月華仙子見了柳眉剔豔星眼圓睜
道你却將身嫁他我却如何便帶數十箇青衣奔來
直至殿上道姐姐我的丈夫你却如何奪了日霞仙
子道妹妹是我丈夫你却說甚麼話兩箇一聲高似
一聲這鄭信被日霞仙子把來藏了月華仙子無計
奈何兩箇打做一團紐做一塊鬧了多時月華仙子
覺道鬧過性不下兩聲起罷至虎空裏書本報那日

霞仙子也待要變元來被鄭信埋了他的神通便變不得却輸了荒忙走來見鄭信兩淚交流道丈夫只因你不信我言故有今日之苦又被你埋了我的神通我變不得若要奈何得他可把這件物事還我鄭信見他哀求不已只得走來殿外花樹下掘出那件物事來日霞仙子便再和月華仙子闢聖日霞仙子又輸了走回來鄭信道我妻又怎的奈何他不下日霞仙子道爲我身懷六甲廬那賤人不得我有件事告訴你鄭信道我妻有話但說日霞仙子教青衣去取來不多時把一張弓一隻箭道丈夫此弓非人間所

子學真
小記
弓出珠

有之物名爲神臂弓。百發百中。我在空中變就神通。和那幾人用法。你可在下。看着白的射一箭。助我一臂之力。鄭信道。好。你但放心。說不了。月華仙子又來。兩箇上雲中。變出本相。相聞。鄭信在下。看時。那裏見兩箇如花似玉的仙子。只見一箇白。一箇紅。兩箇蜘蛛在空中相鬥。鄭信道。原來如此。只見紅的輸了。便走後面。白的起來。被鄭信彎弓。覷得親。一箭射去。喝聲道。著。把白蜘蛛射了。下來。月華仙子大痛無聲。便罵鄭信。負心賊。暗算了我。也。自往後殿去。不願這裏。日霞仙子。夜了本相。依先一箇如花似玉佳人。看時。

鄭信道丈夫漢有厚恩與妾解圓使妾得遂終身偕
老之願兩箇自此越說得著行則並肩坐則疊股無
片時相捨正是

春和淑麗同攜手于花前夏氣炎蒸共納涼于花
下秋光皎潔銀蟾與桂偶同圓冬景嚴凝玉體與
香肩共暖受物外無窮快樂享人間不盡歡娛

倏忽間過了三年生下一男一女鄭信自思在此雖
是朝歡暮樂作何道理發跡變態遂告道威荷娘娘
收留在此一住三年生男育女若得前途發跡報答
我妻是吾所願日霞仙子見說淚下如雨道丈夫你

去不爭教我如何兩箇孩兒却是怎地鄭信道我若
得一官半職便來取你們仙子道丈夫你要何處去
鄭信道我往太原投軍仙子見說便道丈夫我與你
一件物事教你去投軍有分發跡便叫青衣取那張
神臂剋敵弓便是今時踏發弩分付道你可帶去軍
前立功定然有五等諸侯之貴這一男一女與你搖
養在此直待一紀之後奴自遣人送還鄭信道我此
去若有發跡之日早晚來迎你母子仙子道你我相
遇亦是夙緣今三年限滿仙凡路隔豈復有相見之
期乎說罷不覺潛然下淚鄭信切時求去臨說相見

無期心中感傷亦流淚不已情願再住幾時仙子道
夫妻緣盡自然分別妾亦不敢留君恐誤君前程必
道天譴卽命青衣置酒餞別飲至數盃仙子道丈夫
你先前携來的劍和那一副盔甲權留在此他日送
兒女還你那時好作信物鄭信道但憑賢妻主意仙
子又親勸別酒三盃取一大包金珠相贈親自送出
官門約行數里之程遠遠望見路口仙子道丈夫你
從此出去便是大路前程萬里保重保重鄭信方欲
眷戀忽然就脚下起陣狂風風定後已不見了仙立
但見

青雲藏寶殿，薄霧隱迴廊，靜聽不聞消息之聲，因
視已失容，樹之勢日霞官想歸海上，神仙女料逐
蓬萊多應看罷，借絲書捲起丹青一幅圖

鄭信抱了一張神臂弓，呆呆的立了半晌，沒奈何，只
得前行到得路口，看時却是汾州大路，此路去河東
太原府不遠，那太原府主却是神相公，諱師道，見在
出榜招軍，鄭信走到該門投軍，獻上神臂弓，神相公
大喜，分付工人如法製造鼓千張，遂請鄭信爲帳前
管軍指揮，後來收番累立戰功，都虧那神臂弓之用，
十餘年間直做到兩川節度使之職，思念日霞公主，

恩義並不婚娶話分兩頭再說張俊卿員外自從那
年鄭信入井之後好生思念每年逢了此日就差主
管備下三牲祭禮親到井邊祭奠也是不忘故舊之
意如此數年未嘗有缺忽一日祭奠回來覺得身子
困倦在廳屋中少憩片時不覺睡去夢見天上五色
雲霞燦爛奪目忽然現出一位紅衣仙子左手中抱
着一男右手中抱着一女高叫張俊卿這一對男女
是鄭信所生今日交付與你你可好生撫養待鄭信
發跡之後送至劍門不可負吾之托說罷將手中男
女從半空裏撒下來員外接受不迭驚出一身冷汗

驀然醒來口稱奇極尚未轉動只見門公報道方纔有箇白鬚公公領着一男一女送與員外說道員外在古井邊曾受他之托又有送這箇包裏這一口劍說是兩川節度使的信物在內教員外親手開看男女不知好歹特來報知張員外聽說正符了夢中之言打開包裏看時却是一副盔甲在內和這口劍收起親走出門前看時已不見了白鬚公公但見如花似玉的一雙男女約莫有三四歲長成問其來歷但云娘是日華公主教我去跟尋鄭家爹爹再叩其詳

張員外想道鄭信已墮井中幾曾出來那

裏又有兒女，莫非是同名同姓的？又想起岳廟之夢，分明他有五等諸侯之貴，心中委決不下。且收留着這雙男女，好生撫養。一面打探鄭信消息，光陰如箭，看看長大。張員外把作自己親兒女看，成男取名鄭武，女取名彩娘。張員外自有一子，年紀相方，叫做張文。一文一武，如同胞兄弟，同在學堂攻書。彩娘自在閨房針指，又過了幾年，竝不知鄭信下落。忽一日，張員外走出廳來，忽見門公來報，有兩川節度使差來進表官員，寫了員外姓名居址，問到這裏，他要親自求見。員外心中疑慮，忙教請進，只見那差官

頭頂纏棕大帽，腳隨粉底烏靴，身穿蜀錦窄袖襖，子腰繫圓銀鏈，纖纖帶，行來魁岸之容，面帶風塵之色。從者牽着一匹大馬相隨。

張員外降階迎接，領禮已畢，那差官取出一包禮物，并書信一封，說道：「節使鄭爺多多拜上，張員外折肱者，時常得是鄭信手筆，書上寫道：

信向蒙恩人青目，獄中又多得看觀，此乃真大之恩也。前入古井，自分無幸，何期有日，奉仙子之過，仇儼三年，復隨資斧，送出汾州，投軍累立戰功，今叨節使在於蜀中，自無便屬有失，奉候，今因進表。

之便薄具黃金三十兩蜀錦十端推素微忱修不
畏蜀道之難肯到敝治光顧信之萬幸懸望懸望
張員外看罷舉手加額道鄭家果然發財變素又不
忘故舊遠送禮物真乃有德有行之人也遂將向來
夢中之事一一與差官說知差官亦驚訝不已是日
設筵款待差官那差官雖然是有品級的武職却受
子節使分付言語來迎取張員外的好生謙讓張員
外就留他在家中作寓日日宴會閒話休敘過了十
來日公事了畢差官催提員外起身張員外與鄭節
商量要帶那男女送還鄭節使又想女兒不便同行

只得留在家中。單帶那鄭武上路。隨身行李童僕四人和差官共是七箇馬一同出了汴京望劍門一路進發。不一日到了節度使衙門。差官先入稟復鄭信。忙教請進私衙。以家人之禮相見。員外率領鄭武拜認父親。叙及白鬚公公。領來相托。獻上厝甲腰刀信物。并說及兩翻奇夢。竊信念起日華仙子情分。凄然傷感。屈指算之。恰好一十二年。男女皆一十二歲。仙子臨行所言分毫不爽。其時大排筵會。官待張員外。禮爲上賓。就席間將女兒彩娘許配員外之子張文。親家相稱。此謂以德報德也。却說鄭信思念日霞仙子。

子不已於錦江之傍建造日霞行宮。惟其壯麗歲時
親往行香。再說張員外住了三月有餘。思家鄉。鄧
信不敢強留。安排車馬。送出十里長亭之外。則道之
厚。自不必說。又將黃金百兩。托員外施舍。岳廟修造。
炳靈公大殿。後來因金兀朮入寇。天子四下徵兵。鄧
信帶領兒子鄧武勤。王累敗金兵。到汴京。復與張俊
卿相會。方纔認得女婿張文。及女兒彩娘。鄧信壽至
五十餘。白日看見日霞仙子。車駕來迎。無疾而逝。其
子鄧武。以父蔭累官至宣撫使。其後金兵入寇不已。
各郡縣俱做神臂弓之例。多能。賊到徽欽。北狩康。

王渡江爲金兵所追忽見空中有金甲神人率領神
兵以神臂弓射賊賊兵始還康王見旗幟上有鄧字
以問從駕之臣有人奏言前兩川節度使鄭信曾獻
尅敵神臂弓此必其神來護駕耳康王既即位勅封
明靈昭惠王立廟于江上至今古跡猶存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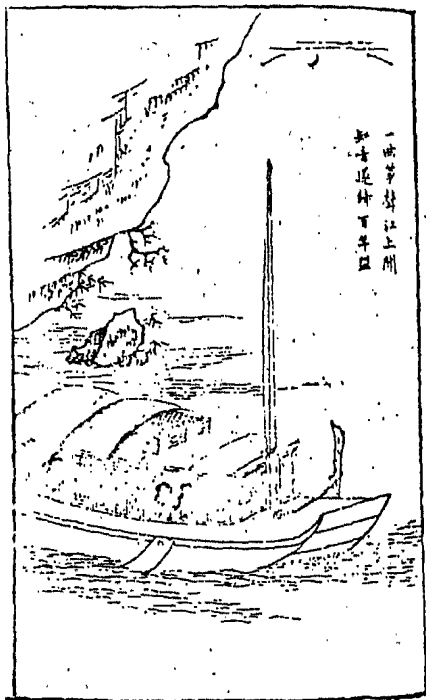
鄭信當年未遇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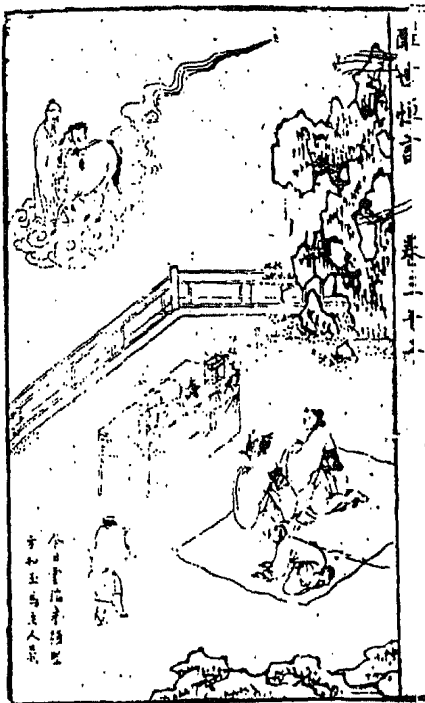
後觀夢裏已先知

運來自有因緣到

到手休嫌早共遲

一
世
華
江
上
開
知
古
延
年
日





卷第三十二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淨几明窓不染塵

圖書鎮日與相親

偶然談及風流事

多少風流悞了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揚州有一秀士姓黃名損字益之
年方二十一歲生得丰姿韶秀一表人才兼之學富
五車才傾八斗同輩之中推爲才子原是閩州名門
因父母早喪家道零落父親手裏遺下一件寶貝是
一塊羊脂白玉雕成個馬兒喚做玉馬墜色澤溫潤
鐫刻精工雖然是小小東西等閒也沒有第二件勝

雙借玉鼎
陰陽子可
俄以安付
人寸布子

得他的黃須秀才自幼愛惜佩帶在身不曾頃刻之
離偶一日閑遊市中遇着一個老叟生得怎生模樣
頭帶簪華冠身穿百袖襖腰繫黃絲絛手執逍遙
扇童顏鶴髮碧眼方瞳不是蓬萊仙長也須學道
高人

那老者看着黃生微微而笑黃生見其儀容古雅端
然起敬邀至茶坊獻茶叙話那老者所談無非是理
學名言玄門妙諦黃生不覺嘆服正當語酣之際黃
生偶然舉袂老者看見了那玉馬墜兒道願借一觀
黃生即時解下雙手獻與老者老者看了又看黃生

修飾文字
另有其人
已述

嘆賞問道此墜價值幾何老漢意欲奉價相求未審
郎君允否黃生答道此乃家下祖遺之物老翁若心
愛便當相贈何論價乎老者道既蒙郎君慷慨不吝
老漢何敢固辭老漢他日亦有所報便將此墜懸掛
在黃絲絛上揮手而別其去如飛生愕然驚怪想道
此老定是異人恨不曾問其姓名也這段話問過不
題却說荆襄節度使劉守道平昔慕黃生才名差官
持手書一封白金綵幣聘爲幕賓如何叫做幕賓但
凡幕府軍民事冗要人商議况一應章奏及書札亦
須要個代筆必得才智兼全之士方稱其職厚其禮

幣奉爲上賓所以謂之幕賓又謂之書記有官職者則謂之記室參軍黃損秀才正當窮困無聊之際却聞得劉節使有此美意遂欣然許之先寫了回書打發來人約定了日期自到荊州謁見差官去了黃生收拾衣裝別過親友一路搭船行至江州忽見巨舟泊岸蓬窓雅潔朱欄油燕甚是整齊黃生想道我若趕得此船何愁江中波浪之險乎適有一水手上岸沽酒黃生尾其後而問之此舟從何而來今往何處水手答道微人姓韓今往蜀中做客黃生道此去蜀中必從荆江而過小生正欲往彼求容可容附舟否

水手道船頗寬大，那爭趁你一人，只是主人家眷在
上，未知他意允否？若何？黃生取出青蚨三百，奉爲酒
資，求其代言。水手道：官人但少停于此，待我稟過主
人，方敢相請。須臾，水手沽酒回來，黃生復囑其善言
方便。水手應允。不一時，見船上以手相招。黃生即登
舟相問。水手道：主人最重斯文，說是個單身秀士，並
不推拒。但艙艙貨物充滿，只可於艙頭存坐。夜間在
後火艙歇宿。主人家眷在於中艙，切須謹慎，勿取其
恠。遂引黃生見了主人韓翁。言談之間，甚相器重。是
夜，黃生在後火艙中坐了一回。方欲解衣就寢，忽聞

箏聲淒婉其聲自中脰而出黃生披衣起坐側耳聽之

乍雄乍細若沉若浮或如雁語長空或如鶴鳴晴野或如清泉赴壑或如亂雨洒窓漢宮初奏明妃曲唐家新譜雨淋鈴

唐時第一琵琶手是康崑崙第一箏手是郝善素揚州妓女薛瓊瓊獨得郝善素指法瓊瓊與黃生最相契厚僖宗皇帝妙選天下知音女子入宮供奉揚州刺史以瓊瓊應選黃生思之不置遂不忍復聽彈箏今日所聞華聲死似瓊瓊所彈黃生帶病解奇詩校

深人靜舟中俱已睡熟黃生推蓬而起悄然從窓隙中窺之見艙中一幼女年未及笄身穿杏紅輕綃雲鬟半鞦嬌嬈非常燃蘭膏焚鳳腦纖手如玉撫箏而彈須臾曲罷蘭銷篆滅杳無所聞矣那時黃生神竄俱蕩如逢神女仙妃薛瑣瑣輩又不足道也在艙中展轉不寐吟成小詞一首詞云

生平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

一夜無眠已到天明起坐便取花箋一幅指寫前詞復題雜詩黃損四字疊成方勝藏于懷袖梳洗已畢

頻頻向中艙觀望，絕無動靜。少頃，薛翁到後，喘吁吁就拉往前艙，獻茶黃生身對老翁，心懷切女，自覺應對失次，心中慚悚。而韓翁殊不知也。忽聞中艙金盆登響，生意此女盥漱，急急起身，從船舷而過。偷眼窺視，窓櫺不甚分明，而香氣芬馥，撲于鼻端。生之意已迷，而骨已軟矣。急于袖中取出花箋小詞，從窓隙中投入，誠恐舟人旁觀，移步遠遠而立。兩隻眼覷定窓櫺，真個是目不轉睛。却說中艙那女子梳粧盥手，剛畢，忽聞窓間簌簌之響，取而觀之，解開方勝，乃是小詞一首，讀罷，贊嘆不已，仍折做方勝，藏于裙帶上，俟

囊之中，明明曉得，是那秀才夜來，聞爭而作情詞，俱絕心中，十分欣慕。但內才如此，不知外才何如。遂啓半窗，舒頭外望，見生凝然獨立，如有所思。鸞鳳之姿，皎皎絕塵，雖潘安衛玠，無以過也。心下想道：我生長賈家，恥爲販夫販婦。若與此生得偕伉儷，豈非至願。本欲再看一時，爲舟中耳目甚近，只得掩窗。黃生亦退于艙後，然思慕之念益切。時舟尚停泊，未開黃生假推上岸，屢從窓邊往來。女聞窓外履聲，亦必啓窓，露面四目相視，未免彼此送情。只是不能接語，正是

佛才惜世
不辭自悔
欠

彼此滿懷心腹事

大家都在不言中

到午後韓翁有鄰舟相識拉上岸于酒家相款舟人
俱整理蓬櫂爲明早開船之計黃生注目窓櫺適此
女推窓外望見生忽然退步若含羞欲避者少頃復
以手招生生喜出望外移步近窓女乃倚窓細語道
夜勿先寢妾有一言黃生再欲叩之女已掩窓而去
矣黃生大喜欲狂恨不能一拳打落日頭把孫行者
的瞋睡蟲逼派滿船之人等他呼呼睡去獨留他男
女二人叙一個心滿意足正是

無情不恨良宵短

有約偏違此日長

至夜韓翁扶醉而歸到船即睡推至更深舟子俱已
安息微聞隔壁彈指三聲黃生急整冠起視時新月
微明輕風徐拂女已開半戶向外而立黃生即于船
舷上作揖女于艙中答禮生便欲跨足下艙女不許
向生道慕君之才本欲與君吐露心腹幸勿相偶黃
生亦不敢造次乃趺身坐於窓口女問生道君何方
人氏有妻室否黃生答道維揚秀才家貧未娶女道
妾之母裴姓亦維揚人也吾父雖微籍浮家蜀中向
到維揚聘吾母爲側室止生妾一人十二歲吾母見
背今三年喪畢吾父移妾歸蜀耳黃生道旣如此則

我與小娘子同鄉故舊安得無情乎幸逢芳名當錦
宵臆女道婆小字玉娥幼時吾母教以讀書識字頗
通文墨昨承示佳詞逸思新美君真天下有心人
也願得爲伯鸞婦故孟光舉案齊眉妾願足矣黃生道
小娘子既有此心我豈木石之比誓當竭力圖之若
不如願當終身不娶以報高情女道慕君才調不羞
自媒異日富貴勿令妾有白頭之嘆黃生道卿家雅
意陽侯河伯實聞此言如有負心天地不宥但小娘
子乃尊翁之愛女小生逆旅貧儒即使通媒尊翁未
必肯從異日舟去人離相會不知何日不若小娘子

卷之八
快石

有何奇策使小生得遂盟言。女道夜話已久。嚴父酒且醒矣。難以盡言。此後三月必到涪州。十月初三日。乃水神生日。吾父每出入必往祭養。舟人盡行。君以是日能到舟次。一會當爲決終身之策。幸勿負約。使妾望穿兩眸也。黃生道。旣蒙良約。敢不趨赴。言畢。舒手欲握女臂。忽聞韓翁酒醒。呼茶。女急掩窓。黃生遂巡就寢。忽忽如有所失。從此合眼。便見此女。頃刻不能忘情。此女亦不復啓窓見生矣。舟行月餘。方抵荆江。正值上水順風。舟人欲趕程途。催生登岸。生雖徘徊不忍。難以推托。將酒錢賄了舟子。別過韓翁。取包

聚上岸復竝立凝視中船凄然欲淚女亦微啓窓櫺
停時相送俄頃之間揚帆而去迅速如飛黃生眙眙
良久不見了船不覺墮淚傍人問其緣故黃生哽咽
不能答一語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黃生呆立江岸直至天晚只得就店安歇次早問了
守帥府前投了名刺劉公欣然接納叙起敬慕之意
即日開筵相待黃生于席間思念玉娥食不下咽劉
公見其精神恍惚疑有心事再三問之黃生含淚不
言但云中途有病未痊劉公亦好言撫慰至晚劉公

親自送入書館鋪設極其華整黃生心不在焉。越
而已過了數日黃生恐誤玉娥之期托言欲往鄰郡
訪一故友暫假出外月餘即返劉公道軍務倥傯政
欲請教且待少暇當從尊命又過了數日生再開言
劉公只是不允生度不可強又公館守衛嚴密夜間
落鎖不便出入一連躊躇了三日夜更無良策忽一
日問館童道此間何處可以散悶館童道一牆之隔
便是本府後花園中亭臺樹木儘可消遣黃生命童
子開了書館引入後園遊玩了一番問道花園之外
還是何處館童道牆外便是街坊周圍有人巡警日

黃生
生更
更

離世詞言

卷三

則敲梆夜則打更老爺法度好不嚴哩黃生聽在肚裏暗暗打帳除非如此如此是夜和衣而臥寢不成寐捱到五更鼓聲已絕寂無人聲料此際司更的辛苦了一夜必然困倦此時不去更待何時近牆有石相樹一株黃生攀援而上聳身一跳出了書房的粉牆靜悄悄一個大花園圍牆上都有荊棘黃生心生一計將石塊與脚先扒開那些荊棘踰牆而出並無人知覺早離了帥府越此天色未明棧開脚步便走忙忙若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有詩爲証

已於鄰生入墓

何當干木吟垣

豈有牆東窺宋

却同月下追韓

次日館中童子早起承值叫聲奇惟門不開戶不開房中不見了黃秀才忙去報知劉公劉公見說喫了一驚親到書房看了一遍一步步看到後園見棘刺扒動牆上有缺想必那沒行止的秀才從此而去正不知甚麼急務當下傳擲升帳拘巡警員役詢問肯云不知劉公責治了一番因他說鄰邦訪友差人於襄鄧各府逐縣挨查緝訪並無踪影嘆息而罷語分兩頭却說黃秀才自離帥府挨門出城又怕有人追趕放脚飛跑逢人問路晚宿早行逕望涪州而進自

古道無巧不成話。題到涪州剛剛是十月初三日。且說黃秀才在帥府中擔閣多日。如何還趕得上只因客船重大。且是上水有風。則行無風。則止。黃秀才從陸路短盤風雨無阻。所以趕着了。沿江一路揀尋。只見高橋巨艦。比次湊集如魚鱗一般。逐隻挨去。並不見韓翁之舟。心中早已着忙。莫非忙中有錯。還是再捱轉去。方欲回步。只見前面半箭之地。江岸有枯柳數株。下面單單泊着一隻船兒。上前仔細觀看。那船上寂無一人。止中艙有一女子。獨倚蓬窓。如有所待。那女子非別。正是玉娥。因為黃生之約。恐衆人耳。

目之下，相候不便，在父親前只說愛那柳樹之下泊船，僻靜有趣。韓翁愛女，言無不從。此時黃生一見其言非小。

謾說洞房花燭夜

且喜他鄉遇故知

那玉娥望見黃生，笑容可掬，其船離岸尚遠，黃生便欲跳上。玉娥道：水勢甚急，須牽纜至近方可。黃生依言，便舉手去牽那纜兒，也是合當有事。那纜帶在柳樹根上，被風浪所激，已自鬆了。黃生去拿他時，便脫了結。你說巨舟在江濤洶湧之中，何等力氣。黃生又是一個書生，不是筋節的一隻手，如何帶得住。說時遲，

那時快，只叫得一聲阿呀，但見舟逐順流，下水去若飛電。若現若隱，瞬息之間，不知幾里。黃生沿岸叫呼，衆船上都往水神廟祭賽去了，便有來往舟隻，那浩江水勢，又與下面不同。離川江不遠，瞿塘三峽一路下來，如銀河倒瀉一般。各船過此，一個個手忙脚亂，自顧且不暇，何暇顧別人？黃生狂走，約有一二十里，到空濶處，不見了那船，又走二十來里，杳無覓處，欲待轉去報與韓翁知道，又恐反惹其禍，對着江面痛哭了一場。想起遠路天涯，孤身無倚，欲再見劉公，又無頭面。況且盤纏缺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不如投

向江流或者得小娘子鬼鬼相見也見我黃損不是負心之人罷罷罷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與風流作話文

黃秀才方欲投江只聽得背後一人叫道不可不可黃生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淮揚市上曾遇着諸他玉馬墜兒這個老叟黃生見了那老叟又羞又苦淚如雨下老叟道郎君有何痛苦說與老漢知道或者可以分憂一二黃生道到此地位不得不說了便將初遇玉娥及相約沿江繞斷舟行之事備細述了一遍老叟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些須小事如何便

拚得一條性命。黃生道：「老翁是局外之人，把這事看得小，依小生看來，比天更高，比海更闊。這事大得多哩。」老叟把十指一輪，說道：「老漢頗通數學，方纔輪算，尊可命不該絕。即君還有相會之期。此去前面一里之外，有一茅菴，是我禪兄所居。即君但往借宿，徐以此事求之，彼必能相濟。」老漢不及奉陪。黃生道：「老翁若不同去，恐禪師未必相信，不肯留宿。」老叟道：「即君前所惠玉馬，墜兒老漢佩帶在身。我禪兄所常見，但以此為信可也。」說罷，就黃絲絛上解下玉馬，墜來通與黃生。黃生拔得在手，老叟竟自飄然去了。黃生為

心事擾亂依舊不曾問得姓名懊悔無及天色已晚
且自前去約行一里之外果然荒野中獨獨有個茅
菴其門半掩黃生捱身而入佛堂中一盞琉璃燈半
明不滅居中放個蒲團一位高年胡僧與塑的西番
羅漢無二盤膝打坐雙眸緊閉如入定之狀黃生不
敢驚動端跪于前約有一個時辰胡僧開眼看見喝
道何物俗子敢來混入黃生再拜奉上玉馬牌代老
叟致意今晚求借一宿胡僧道一宿不難但塵路茫
茫卽君此行將何底止黃生道小生黃損正有心願
欲求聖僧指迷遂將玉娥涪州之約始終敘述因叩

首問計胡僧道倫出家人心如死灰邪管人問兒女之事黃生拜求不已胡僧道郎君念既至誠可通神明但觀郎君必是仕宦中人品大丈夫以致身青雲顯宗揚名爲本此事須於成名之後從容及之黃生又拜道小生舉目無親口食尚然不周那有功名之念適隔若非老翁相救已作江中之鬼矣胡僧道佛座下有白金十兩聊助郎君路費且往長安俟機緣到日當有以報命耳說罷依先閉目入定去了黃生身體亦覺困倦就蒲團之側曲肱而枕之猛然睡去醒時轉來已是落月時候但見破敗荒涼屋宇俱無

並不見坐禪胡僧的踪跡上邊佛像也剝落破碎石
成模樣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錠大銀錠上鑿有黃
損二字黃生叫聲慚愧方知夜來所遇真聖僧也向
佛前拜禱了一番取了這錠銀子權爲路費逕往長
安正是人有逆天之時天無絕人之路

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話分兩頭却說韓翁同舟人賽神回來不見了船急
忙尋問別個守船的看見都說斷了纜被流水滾下
去多時了我們沒本事救得韓翁大驚一路尋將下
來聞岸上人所說亦是如此孤尋了兩三日並無影

響痛哭而回不在話下。再說揚州妓女薛環、環鵝兒，叫做薛媼，爲女兒環、環以彈箏充選人宮供奉，以及二載薛媼自去了。這女兒門戶蕭條，乃買舟欲往長安探女，希求天子恩澤。其舟行至漢水，見有一覆舟自上流而下，迴避不迭，砰的一聲，正觸了船頭。那隻船就停止不行了。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財物，遂牽近岸邊，用斧劈開。其中有一女子，薛媼聞知，忙教救出。已是淹淹將盡，只有一絲未斷。原來冬天水寒，但是下水便沒了命。只因此女藏在中艙，船底遮蓋，煖氣未洩，所以留得這一息生氣。舟中貨物已自漂失了。

薛姑道黃秀才原是我女兒
正想沒有個替代見此女容貌美麗喜不可言慌忙
將通身濕衣解下置于絮被之內自己將肉身偎貼
那女子得了愛氣漸漸甦醒然後將姜湯粥食慢慢
扶持又將好言撫慰女子漸能言語索取濕衣中錦
囊薛姑問其來歷女子答道奴家姓韓小字玉娥隨
父往蜀舟至涪州父親同舟人往賽水神奴家獨守
舟中偶因纜脫漂沒到此薛姑道可曾適人麼玉娥
道與維揚黃損秀才曾有百年之約錦囊中藏有花
箋小詞即黃郎所贈也薛姑道黃秀才原是我女兒

瓊瓊舊交。此人才貌雙全。與小娘子正是一對良緣。小娘子不須憂慮。隨老身同到長安。來年大比。黃秀才必來應舉。那時待老身尋訪他來。與娘子續秦晉之盟。豈不美乎。玉娥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自
此玉娥遂拜薛媼爲義母。薛媼亦如已女相待。正是
休言事急且相隨。受恩深處親骨肉。

不一日。行到長安。薛媼賃了小小一所房子。同玉娥住下。其時瓊瓊入宮。進御窻。倖無比。曉得假母到來。無繇相會。但遣人不時餽送些東西。候間玉娥又向戶深藏。終日鉗指。以助薪水之費。所以薛媼日用寬

然有餘光陰似箭不覺歲盡春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曠曠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且說除夜玉娥想着母死父讎情人又無消息暗暗墮淚是夜睡去夢見天門大開一尊羅漢從空中出現玉娥拜訴衷情羅漢將黃紙一書從空擲下紙上寫維揚黃損佳音六字玉娥大喜方欲開看忽聞霹靂一聲轟然驚覺乃是人家歲朝開門放火炮聲響玉娥想了一回凄然不樂其日新年只得強起梳妝薛姐往鄰家拜年去了玉娥垂下竹簾立于門內眼

觀街市上人來人往、心中想道、今年是大比之期、不知黃郎曾到長安否、若得他此地、經過重逢一面、應着夜來之夢、也不往奴死裏逃生、方纔轉動念頭、忽見一個胡僧當簾而立、高叫道、募化有緣男女、玉娥從簾中仔細一看、那胡僧面貌、與夜來夢中所見羅漢無異、不覺悚然起敬、孤身女子、却又不好招接他、正在躊躇、那胡僧竟自揭簾而入、玉娥倒退幾步、閃在一邊、胡僧直入中庭、盤膝而坐、頂上現出毫光數道、直透天門、玉娥大驚、跪拜無數、稟道、弟子墮落火坑、有夙緣未了、望慈悲指示、速津救拔、若無胡僧道

汝誠念皈依但尚有塵劫未脫老僧贈汝一物可密
藏千身畔勿許一人知道他日夫婦重逢自有靈驗
當下取出一件寶貝贈與玉娥乃是玉馬墜兒玉娥
收訖即見一道金光冲天而起胡僧忽然不見玉娥
知是聖僧顯化望空拜謝將玉馬墜牢繫襟帶之上
薛姐回來並不題起

滿懷心事無人訴

一炷心香禮聖僧

再說黃損秀才得胡僧助了盤纏一逕往長安應試
然雖如此心上只掛着玉娥也不去溫習經史也不
去靜養精神終日串街走巷尋覓聖僧庶幾一遇早

出曉回終日悶悶而已。試期已到，黃生只得隨例入場。舉筆一揮，絕不思索，他也只當應個故事。那有心情去推敲磨練，誰知那偏是應故事的文字，容易入眼，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金榜開時，高高掛一個黃損名字。除授郎中之職。其時呂用之專權亂政，引用無籍小人，左道惑衆，中外嫉之如仇。然怕他權勢，不敢則聲。黃損獨條陳他前後奸惡，事事有據。天子聽信，勅呂用之免官就第。黃生少年高第，又上了這個疏，做了天下第一件快事。

因與黃生
多有談話
黃生嫌不
之與與生
心猶向如

之事那一偶不飲服他真個名傾朝野長安貴戚聞
黃生尚未娶要多央媒說合求他爲婿黃生心念玉
娥有盟言在前只是推托不允那時薛嫗也風聞得
黃損登第欲待去訪他到是玉娥教他且慢貴易交
富易妻人情乎未知黃郎真心何如這也是他把細
處話分兩頭且說呂用之閑居私第終日講爐鼎之
事差人四下緝訪名姝美色以爲婢妾有人誇薛嫗
的養女名曰玉娥天下絕色只是不肯輕易見人呂
用之道只怕求而沒有那怕有而難求當下差幹僕
數十人以五百金爲聘也不通名道姓竟撒向薛嫗

家中直入卧房，搶出玉娥，不由分說，擡上花花轎，望呂府飛奔而去。嚇得薛嫗軟做一團，急忙裏想不出，的道理。後來曉得呂府中要人聲，也不敢則了。欲待投訴黃損，恐無益于事，反討他抱怨，只得忍氣吞聲，不在話下。且說玉娥到了府中，呂用之親自捲簾，看見姿容絕世，喜不自勝，即命丫鬟養娘扶至香房，又取出錦衣數箱，奇樣首飾，教他裝扮。玉娥只是啼哭，將首飾擲之于地。一件衣服也不肯穿。丫鬟養娘回覆呂相公，呂相公只教莫難爲了他，好言相勸。衆人領命，你一句，我一句，只是勸他順從。玉娥全然不

理正是

萬事可將權勢使

寸心不爲綺羅移

姻緣自古皆前定

堪笑狂夫妄用機

却說呂家門生故吏聞得相公納了新寵都來拜賀
免不得做慶賀筵席飲至初更只見後槽馬夫喘吁
吁上堂稟事適間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不知那裏
來的突入後槽喘傷羣馬小人持棍起他那馬直入
內宅去了呂用之大驚道那有此事即命幹僕明大
執杖同着馬夫于各房樓檢馬屁也不聞得一個都
來回話呂相公心知不祥之事不肯信以爲然只推

馬夫妄言下老實打四十棍棒去不用泉客感不
而散呂用之乘着酒興逕入新房玉娥兀自哭哭啼
啼呂用之一般也會幫襯說道我富貴無此你若順
從明日就立你爲夫人一生受用不盡玉娥道奴家
雖是女流亦知廉恥曾許配良人一女不更二夫况
相公珠翠成羣豈少奴家一人願賜矜憐以全名節
呂用之那里肯聽用起拔山之力抱向床頭按住親
解其衣玉娥雙手拒之氣力不加口中罵聲不絕正
在危急之際忽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從床中奔出
向呂用之亂撲亂咬呂用之着忙只得放手喝教侍

婢上前那白馬在房中亂舞。逢着便咬咬得侍婢十
損九傷。呂用之驚惶逃竄。此及呂用之出了房門。那
白馬也不見了。呂用之明明曉得是個妖孽。暗地差
人四下訪求高人禳解。次日有胡僧到門。自言善能
望氣。預知凶吉。今見府上妖氣深重。特來禳解。門上
通報了。用之即日請進。甚相敬禮。胡僧道。府上妖氣
深重。主有非常之禍。呂用之道。妖氣在于何處。胡僧
道。似在房闥之內。待老僧細查。呂用之親自引了胡
僧各房觀看。行至玉娥房頭。胡僧大驚道。妖氣在此。
不知此房中是相公何人。呂用之道。新納小妾。尚未

龍神
古神術
信法高
力不也

成婚胡僧道恭喜相公洪福齊天得遇老僧若成親
之後相公必遭其禍矣此女乃上帝玉馬之精來人
間行禍者今已到相公府中若不早此發脫禍必不
免呂用之被他說着玉馬之事連呼爲神人請問如
何發脫胡僧道將此女連贈他人使他人代受其禍
相公便沒事了呂用之雖然愛那女色性命爲重說
得活靈活現怎的又怕又問了贈與誰人方好胡僧
道只揀相公心上第一個不快的將此女贈之一月
之內此人必遭奇禍相公可高枕無憂也呂用之被
黃俱一本劾奏罷官心中最恨的那時便定了個主

意即忙作禮道領教領教分付幹僕備齋相款多取金帛厚贈胡僧道相公天下福人老僧特來相救豈敢受賄連齋也不喫拂衣而去

分明一席無稽話

却認非常僕禍功

呂用之當時差人喚取薛姐到府說話薛姐不敢不來呂用之便道你女兒年幼不知禮數我府中不好收用聞得新進士黃損尚無妻室此人與我有言我欲將此女送他解釋其恨須得你親自送去善言道連必得他收納方好薛姐叩首道相公鈞旨敢不遵依呂用之又道房中衣飾箱籠盡作嫁資你可自去

收拾竟自擡去。連你女兒也不消相見了。薛姐聞言，正中其懷。中堂自有人引進香房。玉娥見薛姐到來，認是呂用之，着他來解勸。心頭突突的跳。薛姐向女兒耳邊低說道：你如今好了，相公不用着我另送與一個知趣的人。玉娥道：奴家所以貪生，忍恥跟隨到此。只望韓郎一會，若轉贈他人，與陷身此地何異？奴家寧死不願爲逐浪之萍，隨風之絮也。薛姐道：方纔說知趣的人兒，正是黃郎房中衣飾箱籠盡數相贈，快些出門防他有翻悔之事。玉娥道：原來如此。當下母子二人忙忙的收拾停當，囑付丫鬟蔡娘寄謝相。

公喚下脚力一道煙去了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却說黃損閒坐衙齋忽見門役來報有維揚薛媽媽
求見黃生忙教請進薛媽一見了黃生連稱賀喜黃
生道下官何喜可賀薛媽道老身到長安已半年有
餘平時不敢來冒瀆今日特奉一貴官之命送一位
小娘子到府成親黃生問道貴官是那個薛媽道是
新罷職的呂相公黃生大怒道這個奸雄敢以美人
局戲我若不看你舊時情分就把你叱咤一場薛媽
道官人休惱那美人非別却是老身的女兒與官人

有瓜葛的黃生聞言就把怒容放下了五分從容問道令愛瓊瓊久已入宮供奉以下更有誰人與下官有何瓜葛薛媽道是老身新認的小女姓韓名玉娥黃生大驚道你在那裏相會來薛媽便把漢江捧救之事說了一遍近日被呂相公用強奪去女兒抵死不從不知何故分付老身送與官人權爲修好之意黃生搔首道旣被呂用之這廝奪去必然點污豈有白白發出之理又如何偏送與下官薛媽道只問我女兒便知黃生道莫非不是那羅揚韓玉娥麼薛媽道見有官人所贈花箋小詞爲證送出請估中還是

被水浸濕過的都籍了黃生見之提起昔日清江光
景不覺慘然淚下即刻命肩輿人從同薛媼迎接王
娥到衙相會兩下抱頭大哭哭罷各叙衷腸王娥舉
玉馬陞對生說道妾若非此物必爲呂賊所污富以
頸血濺其衣不復得見君面矣黃生見陞大驚道此
玉馬陞原是吾家世寶去年涪州獻與胡僧芳鄉何
以得之玉娥道妾除夜曾得一夢次日歲朝遇一胡
僧宛如夢中所見將此陞贈我囑付我夫妻相會都
在這箇陞上妾謹藏于身那夜呂賊用強相犯忽有
白馬從床頭奔出欲驚呂賊呂賊驚惶逃去後聞得

也有個胡僧對呂賊說白馬爲妖不利主人所以將
妾贈君欲貽禍於君耳黃生道如此說你我夫妻重
會皆胡僧之力胡僧真神人玉馬墜真神物也今日
禮當謝之遂命設下香案供養玉馬墜于上擺列酒
脯之儀夫妻雙雙下拜薛媼亦從旁叩頭忽見一白
馬約長丈餘從香案上躍出騰空而起衆人急出戶
看之見雲端裏面站着一人鬚眉可辨那人是誰

維揚市上初相識

再向涪江渡口逢

今日雲端來顯相

方知玉馬主人翁

那人便是起首說維揚市上相遇請那玉馬墜的老

用案下
考及
之說
人

翁老翁跨上白馬，須臾煙雲繚繞，不知所往。黃生想
起江頭活命之恩，望空再拜。看案上玉馬墜已不見
矣。是夜黃損與玉娥遂爲夫婦。薛媼養老送終，黃損
又差人持書往蜀中訪問韓翁，迎來奉養。歲時必設
老叟及胡僧神位焚香禮拜。後黃損官至御史中丞，
玉娥生三子，並列仕途。夫婦百年諧老，有詩贊云：

一曲箏聲江上聽，

知音遂締百年盟。

死生離合皆前定，

不是姻緣莫強爭。